

见《燃藜图》宝玉心悸 现紫禁城“红学”迷解

◎ 倪亦斌
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写贾母率荣国府女眷和宝玉到宁国府会芳园宴饮赏梅，饭后宝玉感觉倦怠想睡午觉，乖巧的贾蓉之妻秦可卿引他到上房内间歇息。不料宝玉进门一看到墙上贴着的画，心中便陡生不快，嚷嚷着要换房间。这幅画叫《燃藜图》。为什么一幅“人物固好”的画会刺激宝玉产生“不快”呢？作者曹雪芹在书中没有直接解释。当然，知道“燃藜”出典的读者都不难明白，这是因为宝玉不喜正规学业和“仕途经济”这一套，所以一见有人在伏案苦读的画面，就不自在起来。

《燃藜图》故事

“燃藜”是一则有关西汉大学者刘向（约公元前77年～公元前6年）深夜读书、得神人相助的轶事，《拾遗记》和《三辅黄图》等古书有录。汉朝开国丞相萧何在规划营造新都时，特意在大殿以北安排了天禄麒麟阁，作为国家贮藏珍贵图书和展示贤良画像的场所。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以前，图书是靠手抄本流传。图书在传抄的过程中，经常出现舛误，所以要有学者不时对文本加以厘定斧正。秦始皇“焚书”和秦末阿房宫被烧毁后，大量典籍散失，所以急需利用民间征集回来的古籍同宫廷里保存的图书相互印证，有大量校书工作要做。汉成帝（公元前32年～公元前7年在位）末年，汉朝王孙刘向负责雠校宫廷藏书，在天禄阁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一天晚上，一位老者翩然而至。他身着黄衣，手拄青藜杖。老人叩阁而进，看到刘向在昏暗中伏案诵书，就向手杖头上吹了口气，藜杖冒烟起火，成一火把。老人一面举着燃烧的藜杖为刘向照明，一面向他传授《尚书洪范》篇里的阴阳五行说。刘向听得如痴如醉，生怕自己记不全老人的话，于是只能就地取材，撕开了衣服和腰带，忙不迭在布帛上笔录老人的讲授内容。待天边露出鱼肚白时，老人即将离开，刘向连忙请教其尊姓大名。老人说：“我是太乙真人。天帝听说下界有位姓刘的学问渊博，遂派我下凡给你些许指点。”老人边说边从怀中拿出几捆写在竹简上的书交待刘向：“你可以教你的儿子读这些书。”说罢，老人乘风而去。

《燃藜图》所画的正是这段故实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功先生给《红楼梦》做注释，写了“燃藜图”条目，说是典出《刘向别传》。1980年金明先生也在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2辑上发表专文解释《燃藜图》。1987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《红楼梦》校注本，但在注释“燃藜图”时，注释者却画蛇添足地加上了“亦称《杖藜图》”。殊不知在《杖藜图》上画的一般是无名人物，为文人高士“杖藜到处避人行”（纪昀诗句）的山野场面，同作为历史故事画的《燃藜图》风马牛不相及。校订者在作注释时虽请启功先生当顾问，想来这条也不会是启功先生的意思吧。如今，要是互联网上搜索“燃藜图”，可能会得到多达近两千五百项查询结果，虽然论者甚众，但却都是对上述故事的简略重复，大同小异。在《红楼梦》研究发展至今，却还没有任何人发表过对中国美术史上《燃藜图》实例的描述，互联网上甚至有人认为：“世上根本没有人画过《燃藜图》，……因为没有人画过这幅画，想看是谁画的也不可能！这幅画是作者编造的！”进而以此为立论依据，发了一大篇无中生有的议论，试图阐发所谓“曹雪芹‘杜撰’《燃藜图》”一事中的微言大义。

《燃藜图》与《太一莲舟图》

因为没见过《燃藜图》，就能妄说是曹雪芹编造的吗？当然不能。

虽说在堪称中国美术史信息集大成的《中国书画文献索引》里也没有“燃藜图”条目，但抱着揭示谜题的决心，通过对史籍、文物的进一步爬罗剔抉，终于使得真相浮现。最早记载“燃藜”图像的可能要数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了。《丛话》是一本有名的诗话，为胡仔（1095？～1170年）所编，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（1148年），卷五十三纪录了诗人韩驹（字子苍，1080～1135年）所作的一首题画诗，胡仔点明此诗题于李公麟（1049～1106年）的画作之上，赞其“语意妙绝”。李公麟，字伯时，号龙眠先生，是宋徽宗（1101～1125年）在

